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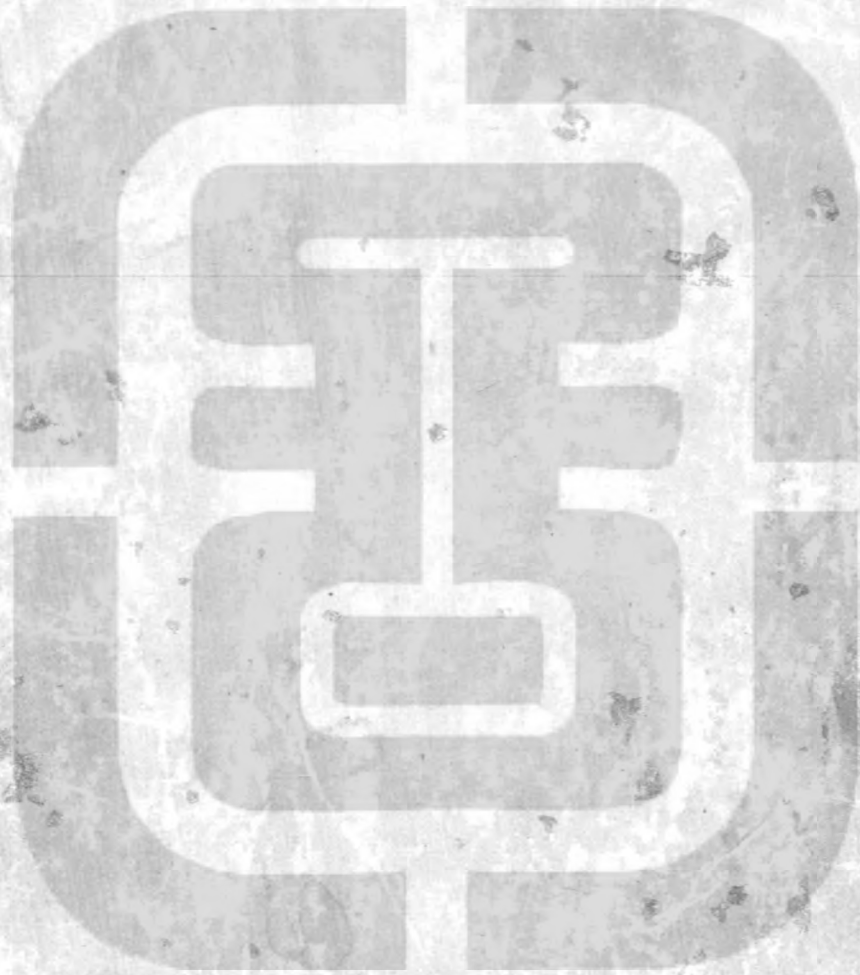
章

類

選

序類

六卷



文章類選卷之六

序類

送王陶序

歐陽脩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得

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

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

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

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

之初九為始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

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

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

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

用也庶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一有也過泰之二而四

為大壯一卦五為夬一卦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

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一作以攻之
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
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
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
犯也彊者可誦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
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夫
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
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
大壯以衆攻其寡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
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又不獨任少以正以禮以
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
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三字
夫君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一無自
一作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

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
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夬以此見三字聖人之戒
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
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
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作

韻總序

歐陽脩

倭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
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
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
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
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
凶生死凡人一作福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
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
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

畧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徃徃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一有之於髮績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

蘇氏文集序

歐陽脩

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徃徃就一有而正焉鑿一無聿之書此字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

一無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
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
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
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
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
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
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又章或不能
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
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
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
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
仁人君子之此字無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
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
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踰爲
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
長此字作爲古詩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此字子美不
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
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
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
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
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
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
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
仁聖四字一作聖明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
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
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
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
夫廬陵歐陽脩序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脩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體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二字一作僧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一作醺水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

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一作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顛崖崛崕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序

章望之字序

歐陽脩

校書郎章君一作嘗望之一無此字以其名望之一無此字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

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皆也故

紘一作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

黻一作散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指讓登

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

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

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

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

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

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

之岳瀆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

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

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

悌達于一鄉一作於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

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

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位于二字一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

輒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

天下繫其一作安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者天下之望

也其人已沒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

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世世其道可以

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聖莫敢過之一作自者周孔是也此

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賢者

識其大者遠三字一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章君儒其衣冠

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其熱然修乎其外而輝

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文辭則又辯博放一作肆而無

涯一作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是固一無

能識夫一作遠大者矣雖予何何字一以勗焉第一作因其

志廣其說一作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刪正黃庭經序

歐陽脩

無僊子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詐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阏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平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短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呼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竒怪故其傳之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廼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竒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

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鄭荀改名序

歐陽脩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馱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弃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後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一有以

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文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子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揚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

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裾檐如坐而竟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石仲卿字序

王安石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註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夕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與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被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

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曰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俟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難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杜詩後集序

王安石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鄴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其序

字說序

王安石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

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
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
爲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
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
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
是時始變古而爲譌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
力之能爲而許春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
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之義附之惜乎先王
之文缺已久春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
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
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
之意已十九矣

唐文粹序

姚鉉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革于周氏我宋勃興
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禮樂源乎化三聖
繼作曄然文明霸一變至于王王一變至于帝風教
逮下將五十年熙熙蒸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侏侏
儒雅盡識聲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
濟濟多士盛德大業英聲茂實并屆于一代得非崇
文重學之明效歟况今歷代墳籍略无亡逸內則有
龍圖閣中則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
印群書雖漢唐之盛无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
有江而學有海識於人而際於天譔述纂錄悉有依
據由是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禩皇帝祀汾陰后上之
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文粹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
粹者也詩之作有雅頌之雍容焉書之只有典誥之
憲度焉禮備樂舉則威儀之可觀鏗鏘之可聽也大
易定天下之業而兆乎爻象春秋爲一王之法而繫

乎褒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而已乎是故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其極然後隱而晦之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變大人之文也自微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於怨懟則溺于調惑漢吳賈誼始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忌其才卒罹讒謫其後公孫洪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揚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无际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融聳潘陸之風格舒顏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吳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于本朝及索歷代才

士之文築臺而選之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逮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漢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輔相之才專撰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群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揚以三盤之体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群流獨高遠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攬轡首唱古文遺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揚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李補闕元客州獨孤常州呂衡州梁補闕摧文公劉賓客白尚書元江夏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

貞元元和之間詩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千名求試者之急用尔豈唐賢之跡兩漢有三代而反無類次以一嗣于文選乎然不揆昧矚徧閱群集耽玩研究撥菁擷華十年于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爲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事門目止於古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觀夫群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沉慮故英辭一發復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風激海波而尽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歐文六一居士傳云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爲六一乎東萊云此篇曲折最多破頭說大故下面應亦言大今人文字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大言遠下面未必言遠如以文章配天孔孟配禹果然大而非誇

唐子西語錄云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誇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
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揚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
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
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
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可加
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
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
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如孔子孟子者推
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
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
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
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
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揚墨得
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

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昔老賈誼是錯明申韓
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
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
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
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
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
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
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
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不悅者
諱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
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
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德極矣而斯文終有愧
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
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

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邵茂誠詩集序

蘇軾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鏤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先衰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旣難而人文自賊如此雖欲不用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三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尾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章子平詩序

蘇軾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二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一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爲同年友衆以爲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送錢塘聰師聞復序

蘇軾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成定乎伶元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真慧哉醉而狂醒而上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扶輪曳踵常仆坑穿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

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雲
煙葱瓏珠玑的皪誠者以為畫師之流聰又不已遂
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
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聰
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嚴法海自為濛
蘆而况詩書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
輪為斲輪痴儂承蜩苟可以發其智巧物無陋者聰
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
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為聰得道深
淺之候

送羅以寧上書歸鄉序

曾丰

淳熙十有五年秋豐城布衣羅氏子以寧投匭上書
三上而三不報浩然歸與顧余同館又同為江西人
獨見善厚行業具竭來告別億其辭色若欲得余贈

者乃與坐有頃為言三代取士一出於學故天下無
不羈之士七國取士一出於客故天下無有常之士
至於漢去七國未遠雖漸興學而未容頓禁客故士
之出入於客與學常相半而取士則別設科目不一
途而足夫科目繩尺事也有常之士所樂趨而不羈
之士所厭就故士之出入於學者相率而應科目是
錯公孫弘董仲舒魏相杜欽之徒是也彼出入於客
者往往轉而它售或上書獻頌朱買臣徐樂司馬相
如車千秋之徒是也方今取士之法自廷尉而賜第
者十之九自舍選而釋褐者十之一自囊封而授官
者率千百不一二故上而祿于朝次而祿于州縣大
抵有常之士也不羈之士雖間出焉求其稍能自致
美官者始有鄧馱漢吳魯又次戴之邵之徒十數人
耳夫今天下無事朝廷之上惟簿書獄訟是務雖庸

夫高枕而有餘至於邊烽猝警羽檄交馳雖聖人重足而不給况區區有常之士哉以寧挾不羈之才乃於庸夫高枕之時出售其說三上而三不報無恠也橫渠張公少喜談兵質於范文正公公責以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勉之讀中庸橫渠公退而變所習卒爲河南學者宗師自末言之講學之功大於談兵固矣自初言之談兵非無益於人之國者而遽責之文正公豈沮人赴功名者哉誠以橫渠之資可進於道不止於兵機吾遠以談兵乎之彼且自滿不復折而入於道是以寧固拂之俾勉其大毋姑順之俾苟安於小以寧歸余敢誦所聞以薦焉今所上書中天子意急徵而驟用雖少慰初志其終所成要不過鄙醉輩耳不然而竟歸雖初志亦未愜然繼自今以趨時之心趨古以談事之口談道七日學成則爲橫渠公不誤其成而姑爲時出猶不失爲有常之士如公門人顧決擇如何耳所親劉純叟余友也於理道明歸以余所告告之屬爲決擇會得其當焉

送秦少章序

張丰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莖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其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散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歛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不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山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楠輪輶輻巨細強弱無

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女往往清麗竒偉二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僊蹇悔禍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漈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兼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爲貴重耳不十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以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常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旣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送友人遊武林序

陳同父

古之達者求士今之達者厭士嗚呼其世變愈下矣乎古之士耕雲鋤月齒石耳泉幅巾孤頂扁舟斷涯或懷歌而愴吟或談諧而笑吁浩乎其得而頽乎其處順也與其聞伺於侯門孰若北窓之高卧與其乞憐之千言孰若爐香之一卷達者曰是非可以利餌之也遜辭以爲媒厚禮以爲羅庶乎其致之也否則

彼有南山之南北凡之北而已而吾君孰與共理哉
故古之達時宜者非掠禮士之美名也自世變愈下
士無圭田始喪所守泰利慾而惡貧賤益溺焉于茲
者有年矣自晉而觀望塵之俗人才衰陋已不逮兩
漢尚何望其三代如也哉於是公卿大夫過高而石
介之士過卑過高者日以傲過卑者日以諂傲則不
求即人諂則求即於是人是以尊者勢益重而卑者勢
益輕國朝之初公卿大夫猶有重士之意今則亡
矣蓋自渡江以來士之萃於吳越者肩摩袂錯欲鋤
無田欲蕪無山者十五六則常產已亡矣遷徙之無
常滄漚之所迫則常心莫能存矣以其非所有之常
產加之以莫能存之常心則隨染隨遷不動而遷於
俗者蓋寡故投書獻記過媚以圖悅卑姝以取幸者
亦其勢之必然無足怪也又況今之取士皆有定式

羔帛不逮於巖穴而公卿大夫要以如格而止又奚
必勤勤焉過求繩墨之外必如古之薦士也哉有厭
薄貧賤之意而無寵藉後輩之心也亦宜今吾子之
遊武林也武林士夫之叢薄也子將往而謁之吾懼
子之遭厭薄而亟返也然士夫之中亦有古人之風
者盍以吾說語之

子長遊贈蓋邦式序

馬存

予友蓋邦式嘗爲子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
切有志於斯文也子其爲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
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
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恠之處將與子
周遊而歷覽之庶幾乎可以知此文矣子長平生喜
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爲景物
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

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
淮汎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
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渚溼混太
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瀟而淵深見九
疑之絕巖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
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
紆泛沅渡湘乎大夫之寘憚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
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
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鳴
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
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
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跨劔閣之鳥道上有摩雲
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
講業齊魯之都覩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

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
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
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
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
予謂欲學子長之為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學遊以
采奇而欲操觚弄墨組織腐熟者乃其常常耳昔公
孫氏善舞劔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
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專固有殊類而相感者
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絕縱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
能為我遊者乎吾欲觀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吞江南
吳越之清風拂劔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
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乎子長畏子乎不然斷
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朔風驚沙枯梢號寒子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未如
買珠薪如束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雨至矣黑
潦滿道則馬如遊龍清霜激風客衣无襦抱膝而苦
諠則火如紅金子之遊京師所以恃此具者其挾幾
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父母兄弟渠渠款款厚撫以
遺子乎曰无有也豈子之鄰里鄉黨相悅以義出門
辭東家而西家已待贖矣寧有是乎曰无有也豈子
之昵親挾友入室握手說无說有把酒相別飲酣氣
張有解劔而指廩者乎曰无有也豈子之於京師公
侯富貴之家舊与款厚有哀王孫而進食者乎曰无
有也然則子之此游挾何術以往曰吾視囊中不見
手有物視吾胷中耿耿者尚在也以吾之耿耿者遊
天地庶幾必有合乎予聞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
里必宿春而浙乃敢出門戶今子有數千里之役徒
手以往浩然无憂予因驚怪子矣衆如子言予來春
於江南林石之下聞北方有焜焜者必子也矣

唐鑑序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
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
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
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
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
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
當以唐為鑑自述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
家者臣觀唐最盛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
主醜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
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
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茂憲宗被陳慶之弑逆

昭宗為季述之囚辱臣眇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目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弒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倒崎危懸懸延

延乍傾乍安若續者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奸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齷齪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伊川擊壤集序

邵堯夫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

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與
唐伯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
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
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怒
達則專于淫佚身之休戚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
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
情好也嗜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
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
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
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
不為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情亦猶人
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文何
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

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邪郭也心傷則性
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
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
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
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
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
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
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分之一二
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
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骨中則何異
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謂能以物觀物而
不相傷
其間情累却兩相忘去爾所未忘者
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
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訟愛惡

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
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
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
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情性哉鍾鼓樂也
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
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
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
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
危者寡志士在賦畝則以賦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
川擊壤集

易序

程頤

易之為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
以辭於是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
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
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
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
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
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
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
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細緼交感變
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
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
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
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
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
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
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
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

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送應太丞赴闕序

陳耆卿

貴溪應先生以淳熙丁未唱第嘉定辛未登朝絲棘丞丐外歷郡守常平使者陞轉漕辭不拜改刺處州有問處州之政者皆曰先生有恢恢之才而宅以謙有稜稜之威而陶以和有了了之智而載以默凝香

宴坐未嘗疾聲躁色也而千里之人毋愛而師畏之古所謂儒者政真其人歟和藹川融歲以稔告遠近雅量心從理入口之相非飽於餽飽先生之仁義也方將用借寇故事請于朝然滿且召矣或謂先生三十二年之科名八年之班綴久于外以部使者屈治郡今再入已回翔矣而未知道物意也浮花艷卉無兩日長而鉅柏之亭亭參天不改非雪霜畔常有陽春邪父於外者惠吾民也以部使者屈治郡者辭尊居卑之義也踰滿而後召者不輕奪赤子之乳也召之贊奉常者有興禮樂致太平之具而以爲之兆也某下邑勾稽吏爾樸拙根性先生覆露之吹送之煦我以道德鞭我以文辭恩獨厚念雖東縛千兔未白此悃矧一幅剡藤哉觀庸人送李正字皆以詩以序者獨韓退之意序厚也然觀退之諸序有祝體有規

體今將爲規乎尚何規蓋亦不以規而以祝乎秋浸
疎梧月酣新桂祖帳溢備儀觴浮空一祝曰寒燠未
齊宜戶牖泰和壽斯文願再祝曰上方禮羅鴻碩九
鼎宗社詔爾父老先生去是邦非忘之也起而漸澤
八荒則一州固在其中矣三祝曰牛馬走尚伏泥塗
望先生今在何許異時邂逅毋相忘一祝爲先生也
再祝爲父老也三祝自爲也酒三行而祝辭備體古
也

任氏二子名序

王民瞻

眉山任氏名二子曰渥曰澆而請字於某某告之曰
元氣融結爲山川其蒸爲雲雨其生爲百谷草木之
秀麗人得之爲美俊均是氣也然氣之蒸不爲祥風
時雨則反而爲沴物則有焦枯不遂其性故着造化
不到處手使万物滋長膏其本而末茂者必假灌注

於人焉歲有靈霜土膏含和爲豐盈之瑞繼以時若
之雨然後秀發而輝光詩曰益之以霏霖既優既渥
故字渥曰益之取江河之水以善利万物者謂之澆
澆言清也亦及物之廣也洞酌之詩其初可以饒饒
可以濯壘至其終則可以濯澆說者謂澆則无所不
用也故字澆曰用之夫澆與澆皆本於農事火耕而
水耨期於有獲而後已孝道亦猶是也今君之二子
才良而志堅又博之以詩書禮樂六藝之文澆灌其
心曾輔之以師友而竟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所謂
耕道而得道其孰能禦之

六經論序

曾幼度

六經未經孔子手六經者六籍而已矣六經一經孔
子手六經者元氣也一元之氣小旋爲日爲月大旋
爲月爲歲小旋爲歲爲世大旋爲世爲運小旋爲運

爲會大族爲會爲元自上元至於包犧氏之皇天下之初蓋十四萬有奇歲矣法不可推皇轉而帝帝轉而王王轉而霸四者之變蓋元氣之一旋也欤均是氣也天以清地以寧萬物以生孔子切取皇帝王霸之氣脉以混成六經而天地萬物之理寓焉故精故難明曾氏子高取諸天卑取諸地散取諸萬物之理以論索六經而皇帝王霸之治悉焉故明明故易精嗚呼人苦不自亮爾內觀返聽吾一身之中六經具焉天下人人而能內觀返聽也則吾之論肫贅矣

周禮序

呂祖謙

周禮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于太古成于周故曰周若昔生民有欲而无礼乃乱胥戕胥虐人類且尽惟皇上帝哀我民无斁劉首生聖人本性植禮以養

天下惟尔靈承罔敢暇逸迺始仰乾順坤以奠崇座
公山襲川以位貴賤相生者爲父祖子孫相治者爲
君臣民物相合者爲兄弟夫婦賓主朋友三者建而
天下之爲大紀者定民始得齊敬愛胥保惠以有其
躬以至于茲今日皇乎篤哉皆古禮之遺澤也然自
剖極立元初規兆禔民生未繁王業未鉅以故樸而
弗厭伉而弗文若作室家既基既宇而丹雘塗墁之
未具日增月加以至于大成實有待於來世也粵若
稽古陶唐氏作視包犧之礼已浸克有成九族万邦
黎民四時百工之道固已煥乎其不可掩也有虞氏
夏后氏率公而增賁之礼樂日新法度日著稽典於
謨維見可觀若七政若六宗若五瑞若四符若九官
十二牧若六府三事三壤庶貢皇皇乎帝王之備典
也而繼後視前尚曰弗緝忠賢相病未有殫極及于

周而王道成焉當是時也世交極治體備文武成康
四聖代作周召毛畢衆正悉登九土清晏八荒會同
於以纂四代之弥文爲万世之極則乘時應機若書
必蕪確乎其不可拔也越成王即位之七年太師兼
冢宰臣旦定都於洛京以措太平於千万年始具經
禮勒爲成書識一國號茲用詔久傳遠垂範无極蓋
自堯舜至是凡二千餘年而是書始出則禮旣大備
而不可復加矣嘗試迹之凡宇宙之間一物一名无
鉅細无遠近无幽明生死罔有絲毫遺軼不具以勤
後業之補苴者浩乎博哉圓生方育海停岳萃不足
以議其博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然嘗輯其凡有三
而所以尽者一何謂三曰天曰地曰人何謂一曰中
爰自祭祀推步占卜被禳之官立而天事備國都郊
野道路險固之官立而地事備治教刑政禮樂事工
之官立而人事備惟茲三者以有目咸觀廼若厥中
則罔微覲六官之元聖意微見其辭若曰以爲民中
大哉言乎民非中弗克胥正以生中非礼罔與範天
下與來世茲實上帝佑民之本旨而堯舜禹湯所以
陳執立度以啓我後人而底于大成也聖人抽閑發
鑰俾遐迩是訓亦瞭然著矣惟古作書必序厥指易
有序卦書有孔氏之文詩有卜商毛萇衛宏春秋三
傳有杜預何休范甯惟茲大典闕然弗修杜子春鄭
興康成更授迭釋雜訓詰句讀是究是圖莫有秉筆
以揭厉宗統不亦陋哉是用追述端緒以訂于前

論孟集義序

朱熹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
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
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旣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

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踏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于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孝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

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切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

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大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久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誦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新安朱熹序

鄉飲酒序

黃幹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饌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豆禮之器也脯醢羞

膏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間親睦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既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間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盥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賞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饌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美友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爲重耳齊家之義者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間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

人著為禮以教人凡為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
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
之群飲者未嘗廢重飲食侈供帳悅聲伎恣嚙噉教
侈也誨淫也恣慾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
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之不若也然則是禮
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存志於古者其可
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

送馮翰扶南歸序

元明善

上患吏弊之無以牢也思有以挾而破之於是考取
士之法倣於古而不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
士諸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
七天下翕然以應英翹之士被鄉薦而會試南宮者
百三十五人其古士馬君伯庸巍然在一科之首及
廷對大策復在第二於是聲震京師出則群人爭先

觀焉既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脩官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
官吁榮矣哉來告余以歸省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
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庸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
歸不待余言而華也雖然竊有告焉余侍臣也每聞
上旨無或不在儒者有曰儒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嫉
者曰俗儒迂闊多窒有曰處大事立大議則吏不彼
能也乃黜吏者之秩而發其機牙峻之隄防風俗為
之一變若曰吾將收儒之效矣黜者曰尚相觀彼儒
之所為噫為而輩者不其殆哉夫儒效不易立也不
效則將孤所望孤所望且將疑爾儒之不足恃也扼
擊澁憤乘隙而攻者林林也而輩之被攻踏者一人
孤上之人之望而疑爾儒功吾且柰何今即官守慎
勿挾所得恃所眷賚出幾數於辭色而所誦之書不

有有司之事乎卿大夫之職乎宰相之業乎母慕高遠毋忽卑近盡心於其所試而我者湛乎其中存夫如是何患乎儒之效不立哉余之告伯庸者止矣兄弟以爲然不然歟然之則出以示而同年進士嘗試自勉又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扶而牢者不破耶

送李橫序

虞集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教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

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事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橫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

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撥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明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

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
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辨疑答問爲躡等而姑
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
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
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
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
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
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
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辨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
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闡奧推鬼神之用
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
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
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
事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

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
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
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
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
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
夫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
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
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
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
劉公以端重三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
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
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
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說不得爲國子是將率先天
下而爲陸子靖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

又安知宋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
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善
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
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
所勸而英俊者推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
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七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
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
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
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
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
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
僕將歸江南故略敘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
有所感而興起矣

文章類選卷之六

